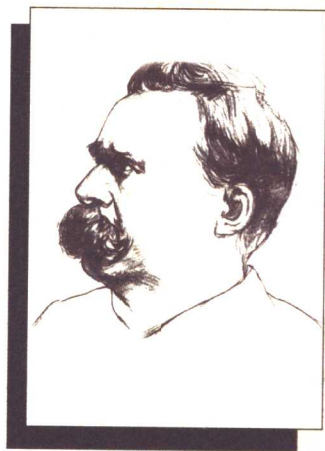


西 方 大 师 思 想 精 华 丛 书

人 世 生 存 的 肯 定 者



Friedrich Nietzsche

弗雷德里希·尼采

黄应全 = 著



西方大师
丛书
思想精华

人世生存的肯定者

——弗雷德里希·尼采

黄应全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世生存的肯定者》:弗雷德里希·尼采/黄应全著. —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10
(西方大师思想精华丛书)
ISBN 7-81028-452-5

I. 人… II. 黄… III. 尼采, F. W. (1844~1900)-哲学思想-研究 IV. 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4819 号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合作路1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规格:1/32 (850mm×1168mm)	
印张:6.25	字数:134千字	印数:5001~10000册
版次:1998年10月第1版	印次:1999年3月第2次	
书号:ISBN 7-81028-452-5/G·259	定价:10.00元	
责任编辑:邹旦 刘伟 封面设计:张志伟 责任校对:文娜 责任印制:李晓敏		

我从没有过思维
紊乱的征兆，甚至没
有过高烧或虚脱。我
的脉搏同拿破仑一世
一样（每分钟 60
次）。

——弗·尼采

黄应全

1966年生，四川省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在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曾著有《死亡与解脱》等书。发表《清谈——玄学影响文论的桥梁》等论文。

西方大师思想精华丛书

丛书编委会

田永胜

刘宗坤

宫敬才

胡辉华

黄应全

丛书策划者

邹卫

丛书出版前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西方大师思想精华”丛书，凝结着一批年轻博士的心血，也寄托着我们的希冀。

人们常说，没有理性的民族是野蛮的、无希望的民族。同样，缺乏理性思维和崇高追求的人是野蛮的、无希望的人。

在人类理性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睿智的哲人，以其理性的光点照射和激荡着时代、社会以及人类的心灵。也许他们的思想颇为偏狂，与传统的和流行的价值体系相悖，或者他们的行为令芸芸众生难于理解和接受，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常常具有坚定的信仰、执著的精神、超人的才智和撼人的品格，因为他们是思考者，是探路人，是人类精神大厦的塑造者。伟大理想、罕世才华同物欲现实的反差，使他们在生存其间的世界上感到压抑和窒息，于是，他们或者通过清醒的理性分析批判定在的浅陋、有

◇人世生存的肯定者·

限甚或危机；或者通过迷狂的体验揭示人类肉体与精神的苦痛，发出一声声警世长啸；或者作为传统与世俗的叛逆，不惜承受致命的罪名以得风气之先的伟大孤独感与超越感；或者以骇俗惊世的理性形象，表明传统与世俗将人变为虫、变为附庸俗物的无限惊恐、灵魂骚动和无所归依的不安；……

走近思想大师们，审视那一座座思想的殿堂，捕捉那震颤历史的理性火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呼声。在物欲充塞、人欲横流的多变世界中，用一颗平常心去穿透时空、语境与习俗的隔膜，寻找永恒不朽的精神，感受其对物质和心灵世界多维理性判定的力量，也许是医治某些现世顽疾的一剂良药。

集结一批志同道合的学子，较为系统地对本世纪一批有着巨大影响力和久远生命力的西方思想大师进行传、述、评，总是一件很令人鼓舞的事情。愿在读者们的热情支持下，我们不断走近更多的思想大师。

我们坚信：人类理性之光普照。

人类智慧之树常青。

目 录

1	引言：尼采其人
10	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肯定生命——悲剧的诞生
11	一、悲剧的诞生：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和解
26	二、悲剧的消亡：苏格拉底精神
30	三、艺术：生命的兴奋剂而非解脱剂
48	超人：大地的意义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49	一、自我驯育历程：前《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阶段
61	二、查拉图斯特拉形象
80	三、超人学说：人世生存的肯定
101	上帝死了 ——反基督、非道德

102	一、反基督：基督教是一种堕落的宗教
126	二、非道德：道德生自怨恨
150	权力意志：积极虚无主义 ——重估一切价值
152	一、权力意志：权衡一切的标准
164	二、积极虚无主义：悲剧性的生存观
176	结语：尼采评说
184	附录一：尼采生平简表
188	附录二：尼采主要著述

引言：尼采其人

假如你想望灵魂的安宁与幸福，就信仰吧；假如你要做一个真理的追随者，就探索吧。

尼采，全名弗雷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年10月15日生于德国萨克森州洛肯镇。父亲卡尔·路德维希·尼采是路德派新教牧师，为人虔诚而和善，36岁（尼采4岁时）死于脑病。尼采的生日正好是普鲁士国王的诞辰，因此他父亲给他取名“弗雷德里希”，以表达自己的欢喜和庆幸。尼采的母亲也出身于牧师家庭，性格坚强，在尼采父亲去世后终生寡居，辛辛苦苦把尼采和他的妹妹伊丽莎白抚养成人。尼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由妇女支配的家庭中度过的，除母亲和妹妹外，还有祖母和两个姑妈与他长期住在一起。祖母经常谈论她们家族的“光荣”历史，宣称其祖先是波兰贵族，因受迫害而迁至德国。事实是否如此不能确定，但自己系波兰贵族后裔的观念深深印刻在了尼采心中，他终生相信自己血统的高贵，这明显影响到了他自己的哲学

思想：尼采一生都在追问“伟大（高贵）如何可能”的问题。

黑格尔曾经说过“绝对即真理”或“真理即绝对”的话，这集中体现了许多西方大哲学家最内在的心声。尼采尤其是这方面的显著例证。早在孩童时代，尼采就表现出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好走极端”倾向。那时他全部的希望只是以父亲为榜样，将来做一个优秀的牧师，一个接近上帝并以上帝的名义引导他人精神生活的人，他以为没有比这更崇高的事业了。因此，他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以至到了苛求的地步。最轻微的斥责都会使他万分痛苦，稍有内疚或良心不安他就会躲到偏僻角落里独自进行反省。一次，天下着瓢泼似的大雨，尼采放学回家，虽然没带雨伞或斗篷，但却像平时一样慢慢地在路上走。母亲看见了叫他，他严肃地走到她面前说：“老师常常教导我们不要在街上奔跑。”他还喜欢高声向同伴们朗诵《圣经》，同伴们都叫他“小牧师”。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尼采后来在思想上总是与基督教纠缠不休的原因。直到他发疯之时，他似乎都还徘徊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和醉酒狂歌的酒神狄奥尼索斯之间，尽管他的思想明显是反基督的。

小学毕业后尼采先在瑙姆堡上中学，随即转入离瑙姆堡五里路程的普福塔学校。普福塔学校是一所由修道院办的水平极高的学校，德国浪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诺瓦利斯、施莱格尔兄弟和德国古典哲学主要代表之一费希特，都曾是该校的学生。尼采以自己能进入这所著名的学校而自豪。他在这里接受了严格的教育和训练。但也是在这里，尼采逐渐走上了基督教的怀疑者和叛逆者之路。他在17岁时的日记中就写道：“现存的一切哲学体系在我看来往往是一座真正的

巴比塔。……作为其本身孤立的结果，它对民众思想具有一种无限的侵害；当群众发现基督教的全部教义建立在谎言上时，我们必然会迎来一场巨大的变革。上帝的存在，不朽，《圣经·启示录》的权威，永远是问题。我试图否定这一切：可是，唉！摧毁是容易的，创造就不那么容易了！”^① 这最后一句感叹虽然表现出一个中学生对自己的能力还缺乏足够的自信心，但在上帝问题上尼采已经显示出了惊人的勇气。他写道：“当我们必须勇敢地正视自己的命运时，服从上帝的意志和人性往往只是借以摒弃在当时所感到的怯弱和优柔寡断罢了。”^②

1862年10月中旬，尼采离开瑙姆堡，先去波恩大学，很快又转入莱比锡大学。在这期间有两件事对尼采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是从书本上结识了叔本华。他偶然从书摊上买到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经如饥似渴的阅读，很快成了叔本华哲学最忠实的信徒。后来成熟的尼采虽然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极为不满，但叔本华哲学的中心概念“意志”却为尼采所终生信奉。另一件事是实际结识理查·瓦格纳。尼采本人继承他父亲的天赋，音乐（和诗歌）天赋很高，自己少年时代即开始练习作曲，因此，他在听过瓦格纳的音乐后非常激动，不久即经人介绍见到了他心目中的英雄。尼采与瓦格纳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友谊，尼采关于艺术的思想大多都直接或间接涉及瓦格纳及其音乐，而艺术

① 丹尼尔·哈列维：《尼采传》第12～13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② 丹尼尔·哈列维：《尼采传》第13页。

是尼采最喜欢的文化形式，他本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个艺术家。瓦格纳与尼采的关系与尼采的思想发展不可分离。当然，正如在大学时代（及其后一段时期）尼采还只是个叔本华不无盲目的崇拜者一样，此时的尼采也只是个瓦格纳不无盲目的忠实追随者。

年轻的尼采虽然还在行动上带有轻信盲从的缺点，但他天性中的独立意识和怀疑精神已经比童年少年时期更加引人注目，这仍然可以从他对基督教信仰的态度上明显地看出来。在公开场合他对基督教信仰仍然非常谨慎，但在私下的笔记和通信中已经显示出了对自己旧信仰的大胆叛离，他把这视为对自己（和他人）面对真理的勇敢的考验。1865年，他在给妹妹的信中说：“……难道我们应该恢复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关于上帝、现世与赎罪的种种观念吗？对于真正的探索者，他辛勤努力的结果难道不会显现出全然不同的东西吗？我们寻求的是什么？是安宁和幸福吗？不，除了真理，什么也不是，尽管它也许是痛苦的、可怕的。”^① 躺在旧信仰旧观念上睡大觉也许是舒适安逸的，但尼采认为这是极不可取的苛且行为；在他看来，探求真理高于一切，虽然真理本身可能是痛苦的、可怕的。为了真理勇于接受可疑可怕的东西，这种英雄式的悲剧精神，既是尼采哲学的核心，也是尼采为人的根本。在上引同信中的下述一句话可视为尼采奉行终生的基本准则：“假如你想望灵魂的安宁与幸福，就信仰吧；假如你要做一个真理的追随者，就探索吧。”^② 记住

① 丹尼尔·哈列维：《尼采传》第25页。

② 丹尼尔·哈列维：《尼采传》第25页。

这样的话，在尼采早已在历史上产生过古怪而巨大的影响的今天，对于我们更切近地理解尼采本人的面目是非常有意义的。

像世界上许多伟大人物一样，尼采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在音乐、诗歌、哲学、宗教等领域早已显露的非凡天分姑且不论，他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古典语言学期间也很快表现出优异的才能，大为他的老师、著名语言学教授李奇尔所赏识。结果，由于他在古典语言学方面的成就，1868年，瑞士巴塞尔大学聘请他为语言学副教授，这时他才24岁。莱比锡大学在没有经过任何考试的情况下就授予他博士学位，充分肯定了年轻的尼采在学术方面的水平和潜力。一年以后，尼采就成了巴塞尔大学的正教授。德国学者伊沃·弗伦策尔在《尼采传》中说得好，尼采在25岁左右就差不多获得了在大学教学行当中人们努力追求的一切，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拥有相当社会地位的青年学者。他义务较少，这为他提供了舒适可靠的生活，更为他能创作出一系列著作提供了足够的闲暇时间。但是，“一样米养两样人”，相同的环境会产生不同的人。尼采照此发展本来也可能成为欧洲一流的语言学家，但尼采在天性方面与其说主要是一个学者，不如说主要是一个诗人和哲学家。他之所以后来抛弃语言学而“一意孤行”于哲学、宗教、艺术领域，其原因就在这里。对此，弗伦策尔的话颇为精辟：“并非环境使他最终成为一个孤独的怪人，成为愤怒的预言家——没有任何人逼迫他成为这种角色。他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他对当时的科学和社会的反应只是他个人的反应，除了他的天性给他规定的强制

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强制。尼采的创造力是天才的创造力。”^① 尼采自己在其自传《看哪这人！》中反省自己的学者生涯时也说：“我恍然醒悟，大惊失色，多少时光已经白白逝去了——我的语言学家生涯同我的天赋相比，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多么自作主张啊！”^②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尼采以瑞士公民的身份参加了战地医疗队。在这期间他传染上了痢疾和白喉，病情一好转他就离开了军队。但是这次疾病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此后尼采的生活多半是在与病魔（眼病、胃病、白喉等）搏斗中度过的。疾病与尼采的哲学也有很密切的关系。虽然那种认定尼采的哲学是一个神智不清的疯子的胡言乱语的观点是明显的诽谤，因为直到1889年1月精神分裂发生为止，尼采在神智方面是完全正常的；但是，长期身患多种疾病确实大大影响了尼采的哲学思想。“病态”和“健康”是尼采哲学的基本术语之一，而它们显然是出自个人经验对医学术语的隐喻性借用。尼采本人就说过，因病躺在床上时，他便很容易被人生无意义、我们的结局只是一个幻影的思想所侵袭，也就是说疾病很容易使他产生悲观主义想法。但是，尼采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正是反对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疾病不是增强了他的顺从意向而是提高了他的反抗意向，用他的话说，疾病对他主要成了“生命的特效兴奋剂”。疾病使他不得不离群索居，不得不做一个孤独的漫游者，去创造他自己的哲学，疾病也使他活生生地看到了人生的真面目，使他

① 伊沃·弗伦策尔：《尼采传》第29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② 《权力意志》第63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赤裸裸地目睹了人生凄怆而悲苦地阴郁背景，从而使他有时堕入厌倦人世、诅咒人生的心境，成为一个他所谓的“颓废者”。但是，“我既是颓废者，也是其对立物”，尼采在大多数时候是一个疾病及其不良后果的敌人。他强调战斗，强调意志，谴责厌世主义，抗拒颓废消沉。而这一切都明显反映到了他的思想中。他曾明确说过：“我品验了一切美好乃至微不足道的东西，通常是轻易品验不到的——从自身要求健康、渴求生命的愿望出发，我创立了我的哲学……因此，我提请诸位注意：我生命力最低下之日，也就是我不再当悲观主义者之时。因为，自我再造的本能禁止我创立一种贫乏的和泄气的哲学。”^① 尼采哲学的某些中心观念如“积极虚无主义”、“权力意志”等，都可以由此出发获得恰当的理解。

1879年，尼采因病重辞去巴塞尔大学的教职。在此前后很长时期，他往往单身一人漫游在欧洲许多风景宜人的地区，以便静静地养病和孤独地进行哲学思考。他后半段（除发疯的十年外）的生活就是这样度过的。外在地看来，它缺少激动人心的戏剧性，显得似乎很单调，尽管在内心中、在思想上尼采经历了汹涌澎湃、曲折多姿的变化。这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尼采在女人和婚姻方面发生的事件。人们记得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曾说过：“你到妇人那边去吗？别忘却了鞭子！”^② 人们印象中西方哲学家都有不碰女人不结婚的康德式“怪癖”。于是人们很容易以为尼采与女人很少交往甚至厌恶女人、不愿结婚。其实，尼采在成熟期与女

① 《权力意志》第11页。

②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77页。